



民國七十一年五月

王陽明傳記

資料之十一

從詩文著作中看陽明學

精 一·冊 美 金 十 四 元

發行人

：朱

傳

墨

兼主編

出版者：元

一

出

版

社

社址：台北市和平西路二段六六號三樓

電話：三〇一二八七三

郵發：一

〇

一

二

四

七

信箱：七

二

一

二

九

號

登記證：新聞局版台業字第〇〇五一號

# 王陽明傳記資料之十一

| 編號 | 篇 | 名 | 作者 | 資料 | 來源 | 頁次 |
|----|---|---|----|----|----|----|
|----|---|---|----|----|----|----|

## 從詩文著作中看陽明學

|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1  | 從陽明詩中體認陽明學及其道          | 褚柏思 | 教與學 v.5 n.3   | 62.4 台北         | 1  |
| 2  | 王陽明詩衍義                 | 張鐵君 | 陽明學說在今日       | 64.1 台北學園月刊社    | 3  |
| 3  | 龍場座旅                   | 蔡國棟 | 藝文掌故叢談        | 45.2 台北正中書局     | 15 |
| 4  | 王陽明的詩境                 | 蔡仁厚 | 文藝復興 n.54     | 63.7 台北         | 16 |
| 5  | 記王陽明先生詩七首              | 姚燮父 | 暢流 v.47 n.4   | 62.4 台北         | 20 |
| 6  | 王陽明學風的轉變               | 困五  | 學園 v.5 n.11   | 59.10 台北縣       | 21 |
| 7  | 讀陽明學說旨趣感言              | 姜一華 | 學園 v.7 n.5    | 62.1 台北縣        | 22 |
| 8  | 「王陽明朱子晚年定論」平議          | 劉一華 | 黃埔月刊 n.229    | 61.5 高雄縣        | 23 |
| 9  | 日本天理大學藏「三陽明講學答問并尺牘」卷初探 | 杜維明 | 大陸雜誌 v.46 n.3 | 62.3 台北         | 24 |
| 10 | 陽明托評孟子盡心章朱注            | 戴君仁 | 書目季刊 v.10 n.1 | 65.6 台北         | 28 |
| 11 | 王陽明先生傳習錄及大學問節本         | 錢穆  |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 (t) | 68.7 台北東大圖書有限公司 | 30 |
| 12 | 讀陽明傳習錄                 | 錢穆  |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 (t) | 68.7 台北東大圖書有限公司 | 45 |
| 13 | 重讀陽明傳習錄隨筆              |     | 陽明學論文集        | 61.2 台北         | 51 |
| 14 | 「傳習錄」與王陽明的思想要旨         | 陳弱水 | 書評書目 n.56     | 66.12 台北        | 54 |
| 15 | 重讀「陽明傳習錄」隨等            | 吳經熊 | 文藝復興 n.27     | 62.3 台北         | 59 |
| 16 | 王陽明與傳習錄                | 成惕軒 | 中央月刊 v.8 n.2  | 64.12 台北        | 60 |

5071-980



# 從陽明詩中體認陽明學及其道

褚柏思

孔子，雖以文行忠信四者教人；但，他之所謂文，非後世之所謂文。此一「文」，是廣義的，泛指著「文化與教育」。同時，他處更說了四科：德行、言語、政事與文學。有德行者，立德；善言語與政事者，立功；最後，始是長於文學者的立言。德行之至者，為盡倫；盡倫之至者，為聖人。言語與政事之至者，為盡制；盡制之至者，為聖王。合之，則為內聖外王之道。

儒家，為人臣之學。人臣，事君盡禮，事君以忠；入則事父以孝，事兄以敬，合之，則為「堯舜之道」的忠孝；或簡說之為「仁」，「道二，仁與不仁而已！」孟子多說了「義」，荀子多說了「禮」。這一些，便是中國的「道」，數千年來行之而不敝的「道」。文學，必待行有餘力，而後始學之。因此，孔子綜述之曰：「志於道、據於德、依於仁、遊於藝。」漢書合稱之為「藝文」；分則說之為「文學」，廣之為「文藝」。

陽明幼學時，即「志於道」，而以「何為第一等事」為問，並以「學做聖賢」為答。其後，先生之學道，誠如黃梨洲所說的：「先生之學，始泛濫於辭章，繼而編纂考亭之書，循序格物，顧物理吾心，終判為二，無所得入；於是出入於佛老者久之。及至居夷處困，動心忍性，因念聖人處此，更有何道？忽悟格物致知之旨；聖人之道，吾性自足，不做外求。」

接下去，又說：「其學凡三變，而始得其門。自此以後，盡去枝葉，一意本原，以默坐澄心為學。……江右以後，專提致良知三字，默不假坐，心不待澄……居越以後，所操益熟……開口即得本心，更無假借湊泊，如赤日當空，而萬象畢照。是學成之後，又有此三變也。」

總之，「聖人之學，心學也」；「孔孟之學，惟務求仁，蓋精一之傳也」。「故子貢致疑於多學」（上引均見陽明序象山文集）；而孟子惟求其放心。象山不著書，陽明有詩戒（見贛州詩送德聲叔歸姚序）；但，有德者必有言，不得已而為之，亦「言志」，「抒情」之義也！孔子不廢其義，故刪詩以成三百篇之「詩經」。屈原思君懷國以作「離騷」，而啓詩人之門。陽明雖主學求放心，為道日損，而有詩戒，但有感而發，不僅足以聆其心聲，且可由之而見道。

基此，由其詩而見其學，而見其道，或更由此涵泳中，砥礪其學，體認其道，誰曰無益？誰曰不宜？茲按其一生大關節擇要略述如次。

## 二

陽明三十五歲，上書忤逆瑾，下詔獄，謫龍場驛。獄中詩數篇曰：

囚居亦何事？省愆懼安飽。嘔坐玩羲易，洗心見微奧。乃知先天翁，靈鑒有至教。包羅戒為忘，寤悟事宜早。竊謂匪為節，誠未遑道。邇四顧我心，竊上崩自保。俛仰天地間，觸目俱浩浩。置區有餘樂，此意良匪矯。幽哉陽明疏，可以忘吾老。

三十六歲，赴謫至錢塘，仇人陰遣刺客欲暗殺之；先生覺，偽裝投湖自殺，倖倖得脫。但又顧及家人安全，依然冒萬險遠赴謫地。在途中題壁詩曰：

險夷原不滯胸中，何異浮雲過太空？  
夜靜海濤三萬里，月明飛鶴下天風。

三十七歲，至龍場驛。初至無所止，結草蓋以居，其詩曰：

草蓋不及肩，旅傭體方適。開隸自成籙，土階漫無級。迎風亦滿疎，瀟雨易補。雲瀾轉窮深，深林變暮色。羣樹環聚訟，語語意頗實。鹿豕且同遊，茲類猶人屬。汚樽映瓦豆，醺醉不知夕。鍾饗黃唐化，略稱茅茨迹。

謫居縉絕，請學於殷，將田南山，永言寄懷。其詩曰：

謫居縉絕在陳，從者有憫見。山荒聊可田，錢鋤還易辦。夷俗多火耕，傲習亦頗便。及茲春未深，數畝猶攻佃。豈徒實口腹，且以理荒宴。潰穢及鳥雀，貧羸發餘瘼。出來在明晨，山寒易宿嚴。

初至龍場，無屋可居，自結茅屋以居；無糧可食，開荒自耕而食。居夷處困，一切均可放下，惟有生死關尚未打破，乃做一石柙，以「俟命」自誓，日夜端居澄默，以求靜一。因念「聖人處此，更有何道？」忽於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，乃以默記五經之言證之，因著「五經臆說」。居久，夷人敬之，爲之構築龍岡書院；諸生聞之，亦皆來集，因作龍岡新構，諸生來數詩以紀之。其諸生來詩曰：

簡澗動樞谷，殷幽得俸銘。夷居雖異俗，野朴意所營。思親獨疚心，疾憂爾自遣。門生頗羣集，肄習亦時展。講習性所樂，記問復懷觀。林行或沿澗，澗遊遙涉嶺。月樹坐鳴琴，雲窗臥披卷。淡泊生道真，曠達匪荒宴。豈必鹿門栖，自得乃高踐。

三十八歲，在貴陽始論「知行合一」。提學副使席書聘主貴陽書院。又有答毛拙菴見招書院一詩，其詩曰：

野夫病臥成疎懶，書卷長拋舊學荒；豈有威儀堪法象，實衡文檄過稱揚；移居正擬投醫肆，虛席仍煩避講堂；範我定應無所獲，空令多士笑王郎。

### 三

三十九歲，自龍場出。四十六歲，在職，朝廷以儒作將，二月平漳寇；十月平橫水桶岡諸寇。四十八歲，平宸濠之亂，但譴臣張忠許泰等，却說陽明定要造反，險遭不測。再一次的動心忍性，益增契悟。五十歲，在江西始揭致良知之教。年譜說他：「近來信得致良知三字，眞聖門正法眼藏。往日尚疑未盡，今日多事以來，只此良知，無不具足。」（與鄒守益書）因詠良知詩四首示諸生曰：

個個人心有仲尼，自將聞見苦遮迷；而今指與眞頭面，只是良知更莫疑。

#### 其二

問君何事日憧憧？煩惱場中錯用功；莫道聖門無口訣，良知兩字是參同。

#### 其三

人人自有定盤針，萬化根株總在心；却笑從前顛倒見，枝枝葉葉外頭尋。

#### 其四

無聲無臭獨知時，此是乾坤萬有基；拋却自家無體段，沿門托鉢效貧兒。

其後，又作七律三首，再示諸生曰：

爾身各各自天真，不須求人更問人；但致良知成德業，隨從故紙廢精神。乾坤是易原非畫，心性何形得有塵？莫道先生學禪語，此言端的爲君陳。

#### 其二

人人有路透長安，坦坦平平一直看；盡道聖賢須有秘，翻緣易簡却求難。只從孝弟爲端緒，莫把辭章學御寒；

不信自家原具足，請君隨事反身觀。

### 其三

長安有路極分明，何人幽人曠不行？  
遂使藥芽成間蘗，儘教塵尾自縱橫。  
徒聞絕境勞懸想，指與迷途却浪驚；  
冒險甘投蛇蝎窟，願誰讀盡萬生。

又作答人問良知一絕曰：

良知却是獨知時，此知之外更無知；  
誰人不有良知在，知得良知却是誰？

### 其二

知得良知却是誰？自家痛癢自家知；  
若將痛癢從人問，痛癢何須更問爲？

別諸生，又說良知一律曰：

綿綿聖學已千年，兩字良知是口傳；  
欲識渾淪無斧鑿，須從規矩出方圓。  
不離日用常行內，直造先天未盡前；  
握手臨歧更何語？殷勤莫愧別離筵。

良知之說，誠如陽明所自言：「某於良知之說，從百死千難中得來，不得已與人一口說盡，只恐學者得之容易，把作一種光景玩弄，不落實用功，負此知耳。」

此外，他又說：

「吾至南京以前，尚有鄉愿意思；在今只信良知，真是非處，更無撓屈顧護，課做得狂者。使天下盡說我行不揜言，吾亦只依良知行。」（年譜五十二歲）

「近與尚謙等，講孟子鄉愿狂狷一章，頗覺有所警發。四方朋友來去，中間無切磨砥礪之益；但真有力量擔荷者，亦自少見。大抵近世學者，無有必爲聖人之

志，胸中有物未得消脫耳。」（與黃宗賢書）

與鄭尚謙書亦說：「謂自咎罪疾，只緣輕傲二字，足知用力懇切。但知輕傲處，便是良知；致此良知，除却輕傲，便是格物。得致知二字，千古人品高下真偽，一齊顯破，毫髮不容揜藏，前所論鄉愿，可熟味也。」

此外，格物致知，知行合一，以及致良知，都是王學的骨髓，散見於傳習錄，詩文與書信中，無法一一摘述，但至簡易，至易記的，仍是前引諸詩，倘能熟讀而涵泳之，身體而力行立，則可日進於道矣！

### 四

陽明先生，生而痘，六歲乃言。十一歲，即有金山之詩。「殆神授歟？真異人矣！」先生五十七歲，謝世。前三十五年，誠如學術狀所云：「初溺於任俠之習，再溺於騎射之習，三溺於辭章之習，四溺於神仙之習，五溺於佛氏之習，正德丙寅始歸正於聖賢之學。」

其後，二十二年來，初講知行合一於貴陽，江右以後，專提致良知三字；居越以後，開口即得本心，如赤日當空，而萬象畢照。中國古代文化學術，賴有孔子的刪述與翼贊，始使人類日進於文明，因而人們頌之曰：「天不生仲尼，萬古如長夜。」啓明復旦，孔子之功至偉！

近代，如無陽明先生，爲人類揭出致良知之說，亦會絕了聖學。因此，黃梨洲說：「自姚江指點出良知，人人現在，一反觀而自得，使人人有個作聖之路。故無姚江，則古來之學脈絕矣。」爲往聖繼絕學，爲人類開聖路，陽明之功，亦應表而出之！

然而，致良知一語，發自陽明晚年，未及與學者深究其旨。但，按本塞源論，大學問與四句教，亦均先生晚年之言論，或可互證以發明致良知未盡之旨。學者應能予以注意與重視。其四句教，亦以詩，姑錄之以殿後。

無善無惡心之體，

有善有惡意之動；

知善知惡是良知，

爲善去惡是格物。

陽明學說在今日

第七、王陽明詩衍義

張鐵君

~~~~~  
昔讀湛甘泉之「白沙子古詩教解」，純以理學家言注詩，精詣前所未見，惟惜朱子陽明子之詩，未遇有如湛氏之善解者。今讀張先生之「王陽明詩衍義」，對陽明之生平情志及其身世遭遇，直若親歷其境，所言之深切要妙，亦若自陽明胸中流出，誠可使人口誦心維，目擊神會而道存矣。中心欣契，特爲選載於此。  
——王道

一般人讀陽明集，多重視其傳習錄及論學的文字或書信，對於陽明的詩與歌賦，多予以忽略。陽明雖未嘗以詩鳴於世，但他詩的境界亦極雄渾鬱勃，憂時傷世而忠貞自持。詩固以言情，然詩的本旨在言志。子夏說：「詩者，志之所之也。在心爲志，發言爲詩，情動於中，而形於言。」故情祇是發而爲言的動力，而所言者仍爲在心的志。孟子說：「說詩者，不以文害辭，不以辭害志，以意逆志，是爲得之。」以意逆志，所得爲何？那便是「義」。陽明的志，當然是：「志於道」，人皆知他志於道的講習討論，却很少人注意到他志道的詩。而且他言志的詩，多出之於「比」與「興」，直陳其事的「賦」甚少。詞又非常涵蘊簡要，必須加以衍述，始能透達其旨。故此文稱之爲「陽明詩衍義」。這是與普通的詩話大不同的。

陽明一生，十九均處於逆境中，他的心學雖可以直接顯會思孟，因與伊川晦菴入手處不同，而左祖象山，遂爲程朱派所排擠譏嘲，不能不有孤高之態。讀他登泰山五詩，可以想見，第五首云：

我才不數時，匡扶志空大，置我有無間，緩急非所顧。孤坐萬峯巔，嗒然遺下塊，已矣復何求，至精諒斯在。澹泊匪虛杳，洒脫無芥蒂，世人聞予言，不笑即吁怪。吾亦不强語，惟復笑相待。魯叟不可作，此意聊自快。

他登泰山孤坐在萬峯之巔，真是「一覽衆山小」，登上了衆山的主峯，無異於萬殊而到一本。世人聽到他對心體的言論，超出善惡的對立，直達於無善無惡的絕對「至善」，「朝菌不知晦朔」，自然要「不笑即吁怪」了。陽明却以笑去對待笑，毫不加以芥蒂，胸襟可謂廣闊而澹泊，惜乎仍不免於太孤獨了。有人說陽明之學，重在上達而不重下學，未免陷於空疏。實則陽明是從上達來看下學，他是「以一御萬」，從主峯來看下面羣峯，看得更爲清楚。他有登九華羣峯一詩云：

九華之峯九十九，此語相傳俗人口，俗人眼淺見皮膚，焉測其中之所有。我登華頂拂雲霧，極目奇峯那有數。巨壑中藏萬玉林，大劍長鎗橫武庫。有如智者深韜藏，復女淑女避塵垢，闔然避世不求知，寧已身人羞遲屢。何人不道九華奇，奇中之奇人未知，我欲窮搜盡拈出，秘藏恐是天所私。

陽明何嘗上達而空疏，世人不過皮膚的淺見而已。那巨壑中所藏各種學問，萬千玉林，倘不上達於太華之頂，如何能知道各小峯有加大劍長鎗，奇中之奇？陽明當時屢遭羣小排擠，出於朝廷無人，以致奸邪竊權，鬧出了若干事件。陽明也用上面的「比」體寫了宿天池三詩，第三首云：

天池之水近無主，木魅山妖競偷取；公然又盜山頭雪，去向人間作風雨！

這種慷慨上級、盜山頭雪，向人間作風雨的貪主，真是「古已有之，於今爲烈」了。陽明在這種反動勢力壓迫下，由於自問是「心赤膽」，不僅並不悲觀，他以為這些奸邪們不久便會消滅。他將此意寓於勸酒一詩。詩云：

平生忠赤有天知，便欲欺人背自欺。毛髮暗從愁裏改，世情明向笑中危。春風振盪回枯草，殘雪依依戀舊枝；謾對芳樽辭酩酊，機關破已多時。

在他看來，正氣的人如春風，邪惡勢力如殘雪，殘雪想依依戀着舊枝，祇是大地春回，不久便消滅了。陽明不論遭受怎樣的磨折，他仍然如枯草迎春，瞻望着易經所謂「一陽之復，復其見天地之心」。

## 二

我前期說過：「天下之不能靜者，未有能動者也」。我之所謂「靜」，是要此心守其所之的「志」，必須由知止到定，再由定到靜，惟靜才能不喪其志。誰也不否認人類生而有情，情感於外物，發而爲喜怒哀樂，若不守其志，情便發而不能中節了。天地萬物，瞬息萬變，真是物換星移，桑田滄海；就是在幽靜的生活中，也將感到時與境的無常，莊子謂「日夜相代乎前」而不知所抵止。陽明山中立秋日偶書詩云：

風吹蟬聲亂，林臥驚新秋。山池靜澄碧，暑氣亦已收。青峯出白雲，突兀成瓊樓。袒裼坐溪石，對之心悠悠。倏忽無定態，變化不可求，浩然發長嘯，忽起雙白鷗。

他聽到了秋聲，已驚時序的遷移，又見青峯白雲，變無定態，然而此心何以仍能悠悠自得，袒坐溪石，不爲境動，這當然由於心志有所守。理學家何嘗無情，也非無動於中，祇是能以靜御動，以志主情。讀他西湖醉中詩云：

掩映紅粧莫謾猜，隔林知是藕花開，共君醉臥不須到，自有香風拂面來！

隔林的藕花，何必往求，醉臥此間，香風自來，這就達到了以不變應萬變的境界。人能守其志而不喪，不論遭遇任何艱難危險的逆境也會天君泰然，而有大丈夫不淫不移與不屈的氣象。陽明在貶謫赴黔的途中有雜詩云：

危棧斷我前，猛虎尾我後，倒崖落我左，絕壑臨我右。我足復荆棘，雨雪更紛驟。邈然思故人，無悶聊自有；無悶雖足珍，警惕忘爾守，君觀眞宰意，匪薄亦良厚。

在這樣的險地中他仍能自有無悶，做到不憂不懼，已經不易。而且還能乾乾於心，不忘其守，反而認爲眞宰之所以要困厄其身，挫折其意，非薄我而爲厚我。他的修養真正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了。在利欲論者看來這條路怎樣走得通呢？實則利欲論者的路，固然是逐流揚波，與世浮沉；然而有時與競爭者相互戕賊殘害，也未嘗沒有猛虎尾隨其後。好像他們也有其守，不過所守者仍不外名與利而已！由於陽明堅直其廓然大公之志，「物來而順應」，於是倒崖絕壑都一變而爲青山流水。詩第二首云：

青山清我目，流水靜我耳，琴瑟在我側，經書滿我几。措足幾坦道，悅心有妙理。冥頑非所懲，

賢達何難。乾乾懷往訓，敢忘惜分晷。悠哉天地內，不知老將至。他的這種心同，和顏淵在陋巷一樣，所差異者，顏淵處的是貧境，陽明處的是危境，祇要其志不渝，

都能自樂其樂！不過陽明還有另一層解。他知道易經來復之理，人生窮達，是苦樂相依，吉凶互伏。他第三首云：

羊腸亦坦道，太虛何陰晴？燈窓玩古易，欣然獲我情，起舞還再拜，聖訓垂明明。拜舞距餘節，頓忘樂所形。欽此復端坐，玄思窺沉冥，寒根固生意，息灰抱陽精。冲漠際無極，列宿羅青冥，夜深向晦息，始聞風雨聲。

這就是理學家的形而上學，利欲論者的現實主義，絕對不會悟解到的。由於利欲論者，他將一動一靜，割裂成爲兩截。動就是動，靜就是靜，動中絕沒有靜，靜中絕沒有動，靜不能發展而爲動，動也不能轉變而爲靜，他們根本不了解我國道樞之環，也更不懂我國易經太極與無極（即無極）「有」與「無」相生之理。所以陽明說羊腸也就是坦道，太虛有陰必將有晴。宗其是他的寒根固生意，息灰抱陽精，更道出易經剝復的奧義。蔡九峯說：「冲漠無朕，萬象具矣。動靜無端，後則先矣。器根於道，道著器矣。一實萬分，萬復一矣。」這可以用來作王陽明此詩的註腳。幽默師說宋儒的形而上學是取之於佛家，這真是喪盡了民族的自信心。試問此處的形而上學究竟是儒家本有的呢？抑取之外來的佛家呢？尤其金履祥「復其見天地之心」的講義，說得更爲明白：「惟於極靜之中，而乃有動之端焉，是乃天地之心也。」又說：「以人心而論，則動不能見天地之心，而靜始可以見天地之心。何則？人之所以失去良心，迷此仁性，而終不能見天地之心者，蓋其欲動情勝，而常失之於動也。」這段話對於那些利欲論者是極其有益的。

陽明既有剝極必復的體悟，所以他處境越艱危，遂越覺黎明的曙光已不在遠。有些人不知「寒根

固生意，息灰抱精陽」的義諦，以為槁木死灰，必無生機；然而枯楊可以生稊，死灰可以復燃。現在科學家指出將磷在玻璃罩內燃燒，氧化後，成了一些白色粉末，就是磷的死灰。但磷灰若放入水中，却發生強烈的感應，不僅迅速融解，竟發出嗤嗤的聲音來。灰有感應，又何嘗息。可證息灰仍然抱有精陽，非無至理。人生不幸而處苦境，有時還會苦上加苦，俗所謂「屋漏又遭連夜雨」，此時正是其「志」的考驗，若受不了煎熬或許又將動搖。如何才能堅持到底，必須知道「剝」愈深而「復」愈近，夜愈永而明愈速。所以陽明在醴陵的風雨道中，夜投泗州寺，以詩寓此意義：

風雨偏從險道嘗，深泥沒馬陷車箱。虛傳鳥路通巴蜀，豈必羊腸在太行。遠渡漸看連暝色，晚霞會喜見朝陽。水南昏黑投僧寺，還理轡編坐夜長。

險道偏遭風雨，馬與車箱，陷於深泥。而遠渡夜色即將來臨。他却從晚霞中看出朝陽的轉機，雖然荒寺夜長，却有了新的希望。

修養到此境界，已從相對的事物，入於絕對的本體。所有陸象山舉出陰陽對立的概念，如先後、始終、動靜、晦冥、上下、進退、往來、開闢、盈虛、消長、尊卑、貴賤、表裏、隱顯、向背、順逆、存亡、得失、出入、行藏、皆已化而為一。陽明將其所悟，寓於記事一詩：

起坐憶所夢，默溯獲歷歷。初談自有形，繼續入無極。無極生往來，往來萬化出，萬化無停機，往來何時息。來者胡為信（同伸），往者胡為屈，微哉屈信間，子午當其屈。非子盡精微，此理誰與測，何當衡廬間，相携玩義易。

此詩可說已將宋明理學家形而上學，用幾句話說出，這就是上述的有無動靜往來之理。所謂「子午當

其屈」，如以現在鐘錶相比：每二小時爲一時辰，就是夜一時至十二時爲伸，晝一時至夜十二時爲屈，一屈一伸，即爲日，「當其屈」的「屈」，生屈伸之「屈」，即轉變之「機」。明白此理，便知萬化所出。於是陽明那首最著名的泛海詩，也可以知其寓意之所在了，今錄於後：

險夷原不滯胸中，何異浮雲過太空，夜靜海濤三萬里，月明飛錫下天風。  
請看這是何等的襟懷！

### 三

「塞以反身，困以遂志」。

這八個字是陽明到貴州後贈劉侍御詩小序中所說的。詩云：

相送溪橋未隔年，相逢又過小春天。憂時敢負君臣義，念別羞爲兒女憐。道自升沉寧有定，心存氣節不無偏，知君已得虛舟意，隨處風波只晏然！

道之行否，亦有時運，或升，沉，並不一定。但忠義者的氣節，心志堅決，不因衰世而轉移，不隨時而俯仰浮沉，似乎不無偏執。實則這正是不可動搖的「中」，就是所謂「知止」。惟持志不二，不能不歸於塞與困。若內心能滙通於莊子的虛舟，不論外面風波如何險危，便可晏然而安。莊子說：「方舟濟於河，有虛船來解舟，雖有偏心之人不怒。」故遭遇一切橫逆，應以虛舟視之，天君便泰然了。所以說「歸寂以通天下之感」。此處所謂虛寂，非虛寂也，是勢有必至，理有固然，非全出之於人意也。這也是陽明在龍場居夷處困的修養工夫，因能不內傷其心，得以保持其身體的健康。陽明初到龍

場，並無居室，棲身山洞，已類於遠古的穴居野處。由於他胸有所志，仍然不以爲苦，洞居三詩中第二詩云：

童僕自相語，洞居頗不惡。人力免結構，天功謝雕鑿。清泉傍廚落，翠霧還成幕。我輩日煢僂，主人自愉樂。雖無榮戟榮，且遠塵囂聒。但恐霜雪凝，雲深衣絮薄。

他將苦境一變而爲樂地，和文天祥的「哀哉沮洳場，爲我安樂國」同一境界。不僅他自樂其樂，竟使那些同來的童僕也隨着他愉然而生活了。此時採薪、取水、芟草、耕稼，都是他親自去做。詩云：朝採山上荊，暮採谷中栗，深谷多淒風，霜露沾衣濕。採薪勿辭辛，昨來斷新拾。晚歸陰壑底，抱甕還自汲。薪水良獨勞，不愧食吾力。

持斧採薪，抱甕汲水，到淒風寒露的深谷陰壑，何以還以勿辭辛勞自勉呢？固然是自食其力，毫無愧作；然而仍是爲其氣節而辛勞，故感覺極有意義。此與陶淵明：「晨興理荒穢，帶月荷鋤歸。道狹且長，夕露沾我衣，衣沾不足惜，但使願勿違。」可說同一人生的意境。除親任薪水之勞外，還有艾草。

艾草莫艾蘭，蘭有芬芳姿。沉生幽谷底，不礙君稻畦。艾之亦何益，徒令香氣哀。荊棘生滿道，出刺傷人肌。持刀忌解手，睨視不敢揮，艾草須艾棘，勿爲棘所欺。

這當然有其寓意。棘蘭不分，勢必賢與奸同歸於盡。有道者無處不行其道。「斫柴挑水，無非妙道」。非僅佛家如此，儒家亦未嘗不如此，但儒家更能達到「君子無入而不自得」的境界，旨意尤高。所謂自得必須即境生情，即物思義。於是山水草木，鳥獸蟲魚，皆覺得涓涓而流，欣欣向榮，萬物魚躍。

，物我爲一，皆生機盎然。陽明在構龍岡小屋詩中，頗悟此義。

營茅乘田隙，治旬始苟完。初心待飛雨，落成還美觀。鋤荒既開徑，拓樊亦理園。低簷避松偃，疎土行竹根。勿剪牆下棘，束列因可藩。莫搗林間蘿。素缺農圃學，因茲得深論，毋爲輕鄙事，吾道固斯存。

荆棘須加艾除，但牆下的荆棘，反應保留以爲藩籬，籬蘿雖然滋蔓，亦可利用之以籠覆雲軒。陽明常能因時因地，取材爲用，用得其宜，亦可化邪爲正，有如他不滿佛老，但亦有取於佛老之長。故其心胸寬濫，令人嚮往。孔子謂不如老農老圃，決非如過去左翼作家所云，輕視農圃，實爲對農圃的尊視。因「不知爲不知」，何可強不知以爲知。陽明對於農圃謂「毋爲輕鄙事，吾道固斯存」，確爲夫子本意。陽明此種制其物宜的權衡思想，亦可見之於觀稼一詩：

下田既宜稼，高田亦宜穫。種蔬須土疏，種預須土濕。寒多不實秀，暑多有蠟腹。去草不厭頻，耘木不厭密。物理既可玩，化機還默識。即是參贊功，毋爲輕稼穡。

陽明以爲因時因地因物而制其宜，便是在稼穡上有其參贊化育之功。惟陽明不僅能如朱子之卽物窮理，尤能卽境生情，卽物思義，因而能轉苦爲甘，尋到孔顏的樂趣。西園詩云：

方園不盈畝，蔬卉頗成列。分溪免壅灌，補籬防豕蹄。蕉草稍焚薙，清雨夜來歇。濯濯新葉敷，熒熒夜光發。放鋤息重陰，舊書漫披閱。倦枕竹下石，醒望松間月。起來步閑謠。晚酌簷下設，盡醉卽草鋪，忘與鄰翁別。

他疲倦了以竹下之石爲枕，夢醒卽仰望松間之月。晚與鄰翁酌於簷下，醉臥草茵，竟忘却與翁告別，